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二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早<sub>一</sub>

早備<sub>二</sub>

祈禱<sub>三</sub>

水滂<sub>四</sub>

饑饉<sub>五</sub>

人餓<sub>六</sub>

荒政<sub>七</sub>

賑貸<sub>八</sub>

求糴<sub>九</sub>

蠶桑<sub>十</sub>

繭稅

十一

採桑

十二

爭桑

十三

后妃桑蠶

十四

異蠶

十五

織經

十六

早一

白旱暵

國乃大旱

天災流行

天降之災

天厲

不戒

上天降災

山陵不收

高田不熟

水泉咸

竭

時雨不降

百穀不成五穀不滋害於菜蔬

為災

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不為災

野

無青草

雲漢美宣王遇災能懼

詩曰早既大甚耗斁下土早魃為虐赫赫

炎炎如悞如  
焚潞潞山川  
歲旱時若歲大旱用汝作八月不雨君不

七年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

流沙鑠石

湯七年旱未覩鶴鳴詩

鳴于堙將  
且憂狼顧賈誼曰失時不雨人仰夫膏雨已

天降  
望彼畢星未及月天厲流行地財耗斁詩耗斁下

也教  
東作既嗟於歲旱南山空望屯西郊之雲且聞廢

南畝之稼豈望一溉之功夫為稼於代編一有溉之益

也後枯  
大時不齊同年有豐凶懸耜其雨其雨杲杲出

日人專望雨愆陽陽驕憤歎成陰歡娛為旱晉石玠問乘

西恒旱已東恒澇何也甫曰壽陽已東吳人也夫亡國之音哀鳥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成陰陰積成水故恒澇也壽陽已西中國新平強漢美寶盡入志滿心盈長為旱故公羊曰魯倍公甚悅故旱是以京師若抑強扶弱則天

下和平密雲徒自西郊

零雨未

雲重積而又散

雨垂下而復收

文選水旱免稅令

令曰諸田有旱蟲霜處拘見營田州縣檢實且帳申省十捐四已上免租稅調

七已上課役俱免若桑麥捐盡各免其所輸聽折來年經二年後不在折限其應免者通計麥用為分數孔

自三月不雨至五月

張行成拜左僕射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

訴旱

崔莨出為陝隴觀察使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為即榜笞之頻

年霜旱

魏徵上疏曰貞觀初頻年霜旱

關西小旱耕稼是憂

張說石然

十三年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

**旱熯之災**

疏又曰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詔

**求直言**

張廷珪玄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上疏

**入秋亢旱**

辛替否疏曰入

秋亢旱草木枯黃下人咨嗟未知所濟

**雨不時降夏陽驕愆**

李中敏大和六年天旱文

宗內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上言雨不時降夏陽驕

愆苗欲槁枯陛下憂勤降德音俾下得盡言昔東海誤

殺一孝婦大旱三年宋申錫位宰相生平饋致一不受

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獄不參驗銜恨而歿

天下士皆指目鄭注臣知數寃必列訴上帝天之降災

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然卜式請烹桑弘羊以致

雨况中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

**大旱責民逋賦**

以快忠臣之魂則天且雨矣帝不肖

李渤遷江州刺史上言臣州治田二千頃今旱死者千

九百頃若洵度支所歛臣懼天下謂陛下當大旱責民

三十年

以時救恤

李吉甫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曰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

分道

馬燧

徙懷州時師旅後大旱田不耕燧務勤教化

農告無入

段秀實為營田

判官是歲大旱農告無入涇大將焦令謨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書牒免之

江淮大旱

李絳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高之

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

問陰陽稔沴

鮑防時比歲早策問陰陽稔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

請烹弘羊指

避正殿減膳

張薦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

制上疏

許孟容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

理囚繫

盧商大中元年春早詔尚與御史中丞封

放理囚繫

奏析漚水溉民田

崔珙遷京兆尹會大旱奏析漚水入禁中者取十九

溉民  
田 劉蕡策曰 臣前所謂救災早在乎致精誠者臣謹  
按春秋魯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

以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  
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精誠而早不害物文無恤

閔而早則成災矣陛下有  
恤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通捐係路 李翱為廬州時州  
早遂疫通捐係路

人情愁惴 裴延齡帝罷陸贄宰相時大旱人  
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推怨望 多出宮人

鄭覃開成三年旱帝多出  
宮人李班入賀覃又推贄 救麥失時 高郢代宗為太后  
營章敬寺郢以白

衣上書諫曰比八月雨不潤下救麥失時黔  
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 上陳闕政

推德輿貞元十九年大  
早德輿因是上陳闕政 乞盡免江淮兩賦 白居易元和  
四年天子以

早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  
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 歲旱用屈 崔縱



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災曠成沴虛懷慎曰今

用屈縱搏裁文物儉而不陋張九齡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

災曠成沴張九齡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何以濟之道雖遠其應甚通昔東海狂殺孝

婦天早久之吏不明裴寬出為蒲州匹婦匪命則天昭其寬刺史州久旱寬

入境裴灌進中書舍人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輒雨時曠之孽觀時旱甚役不止淮上言今自冬徂春

雨不時降人心茫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為此發今東作云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

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

令二京營作和市木吳兢上疏曰自春以來石一切停止不報陰侵於陽元陽不雨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早上下蔽隔庶位楊炎為相劉文喜不奉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楊炎為相劉文喜不奉

羣臣皆請赦  
大皇帝不聽請蠲租稅  
嚴邱兼御史中丞會  
歲仍旱  
李

筠出為常州  
刺史歲仍旱疫早  
王仲舒為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

蘇州民賦不入  
除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

流亡籍籍  
杜棕復鎮淮南時方  
權德輿  
十九年大早上

吏趨常賦至縣令為  
不害有秋  
李實拜河南尹貞元二

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  
江淮旱歉  
羣臣請

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  
無年  
高瑀領忠

州比水旱無  
穀價騰踊  
紀處訥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

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

楊炯源天賦

早鉞

嚴司空在太原時市童因於水

際涸戲見流下一物爭取之乃一瓦瓶重帛縶之市童因就岸撲破有嬰兒長尺餘遂迅走逐之頃刻及下旋

風起已蹈數尺近岸舟子避以篙擊殺之髮夏建亢旱

朱色日在頂上謂之早鉞一云旱魃雜俎

夏建亢旱

韓文論天旱狀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女魃五行志人建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女魃痲永隆元

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恠異詩曰旱魃為虐如焚如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早有

唐文粹咸均人旱解涸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鵬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

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誅之昔歲嘗然農刺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巫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

囊有書一幅目曰人早早有三日天早國旱人早曷為天早塞陽肆凶下土祗敬雖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為國

早若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為時藪曷為  
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 京師

孟夏以後旱則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

皆於北郊祭

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月七日皆一祈不  
雨還從嶽瀆如初旱甚則修雩秋分後雖

旱不雩雨足則報祀若州縣  
則祈社稷及境內山川通典

里巷為土龍

馬璘拜行營  
節度使天大

旱里巷為土龍聚正以禱璘曰早由  
政不修即令徹之明日雨是歲大穰

田不及耕

馬燧徒  
懷州時

師旅後歲大旱田第  
不及耕燧止橫調

畫龍致雨

盧氏雜說明皇一年亢  
旱內中起龍祈雨將作

少監馬紹正於屋壁畫西方龍繪事未畢覺  
黑雲往梁棟俄而龍拏攫穿屋飛去雨遂足

分道賑贍

劉思立在高宗時為名御史于時河南北  
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贍

秋苗耗半

源

明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欲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

申之以供頓之苦其不可二也  
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韓愈賀田畝少收

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無食兵賦半已休韓愈赴江陵詩有苗盈野而天不雨

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祭竹林神文  
龍恠潛溟波候時救災旱李

塞驛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杜詩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

泥同九泉焦枯而四海滲漚兮天作旱災嘉穀將槁韓文

曲江蔡求蛇醫王彥威鎮汴夏旱袁王傳李杞過汴因

作大筦前後設香席選十歲以下小兒十餘令執小青竹畫夜更互擊其筦不令少輟王如言試之雨大注數

百里舊說龍與地為親家南部新書

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

雨沾足

杜甫說早

冬麥黃枯春種不入

上

怨氣積冤氣盛亦

能致旱

上同

稚老孤窮指苗然鼎將穗秀矣忍令莠死以

絕民命

杜牧祭神

苗方甲而水涸之苗秀好而旱莠之

上同以

蓬子為麵

懿宗時自關中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麵槐葉為蓋唐食貨志

前年

關中旱閭里多死饑

韓愈歸彭城

大旱

許孟容上疏言陛下齋居捐膳具牲玉走

群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切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順人奉天而神弗祐歲弗稔未種不入土野無青草  
韓愈上李尚書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

土野無  
青草

若早之望雨

廬陵郡王瑗為幽州都督兵曹叅軍王利涉說瑗曰若諸刺史召之

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對曰山東豪傑嘗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裹比其思亂若早之望雨

退

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

杜甫

早備二

白修城

勸分

魯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賑食省用務勸分此其務也

徙市

見下祈  
禱門

恤人之心

救患  
之策

有備

無患  
無虞

耗斁為災

雖與  
月離

之流行有備

則無歲  
取之虞

懲陽為沴

歲不  
順布

布政有經

衆無  
懼

存

救之術

禮曰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

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方

二千里

賈誼曰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胡以相恤

孔置錢河陰院以虞

水旱

歸融盧周仁取羨錢進京師融勅奏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

義倉

薛訥為藍田令有富

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二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敢絕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

### 祈禱三

白有事於山川

衛大早有事於山川不吉與師伐邢而雨

龍見而雩

龍見建已之月

祭天為百穀祈甘雨 桑林之禱

湯克夏大旱湯乃以身禱于桑林剪爪髮自以為犧牲以祈於天雨



大至人

潜龍蟠於沮澤應鳴鼓以降雨

蜀都賦

靡神不舉

雲漢詩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瘳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詩

崇之

鄭子產曰山川之神

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之

雩祭隨車

百里高為徐州境內旱雩行部所經雨輒隨車而雩

禮崇裡祀

精神享精誠

信天厲之可移

異地財之不害

設玄寺

建靈

壇

並祈雨之所見文選

土龍矯首而立

女巫頰足而舞

歲屬亢陽

禮修禱祀

念

夫膏澤既愆天降之期

感以精誠惟望月離之應

祈年

求豐年也

望歲曝

身

祝長字幼卿為涪陽令時亢旱長為曝身階庭引罪自咎甘雨乃降人歌詠之

積薪

後漢諒輔為五

官掾時太守禱無應輒自曝身庭中自責祝曰日中不雨以身塞無狀乃積薪自環日未中霆雨一郡皆沾足

又戴封為西華令大早封欲焚軀俄而雨至春至秋崇謂雩祭水旱俾率舞

於小巫

庶祈年於大有

並走群望

展禮雩壇

焚巫尪

魯大早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早焚之滋甚也

暴巫尪

禮歲早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

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不可吾欲暴巫而奚若對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疏乎為之徒市不

乎亦可周禮春官女巫職歲旱暵則舞雩邦有大災則歌

哭以請

或歌或哭奠以悲哀感神明也

月令孟夏大雩帝禱祠山川古

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

雩祭天祈雨也山川古卿士能致雲雨者皆祭

之徒市見用師

衛大早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傳  
洗兵武王伐紂大雨洗兵閉陽門董仲舒曰以春秋災

異之變推陰陽之所錯行故求  
雨閉陽門雨甚欲止則反是  
斬山木鄭大旱使屠擊祝頡豎拊有事

於泰山斬其木不雨于產曰有事於山  
藝山林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秋再雩春秋昭二十

年秋九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傳曰秋書大雩旱甚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祈以幣

更以幣代牲殺孝婦枯旱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恐累不得嫁遂自縊死姑女告婦殺姑婦自

誣服罪其獄上府于公為縣吏明其枉竟殺此婦東海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問其故於是殺牛祭孝婦家即日

而注上虞寡婦上虞寡婦養姑姑死夫女弟素與婦不叶誣婦殺母縣竟殺之旱二年孟嘗

是時明之不得後太守嚴  
舟至書具言之祭婦遂而去舒河南春夏旱太守魯褒

**錄囚**

後漢和帝時旱帝行洛府寺錄囚舉寬滯收洛請陽令抵罪司隸河南尹左降未及還宮澍雨也請

**修政**

周舉宣光時三輔旱請雨舉書云云宜出後宮不御之女治天下寬滯之獄除大官重職之費云云

**請烹大臣**

柔弘羊為御史大夫與推酤鹽鐵之利時天下大旱卜式曰弘羊為天子大臣而與小人

爭利烹弘羊天乃大雨

**掩骼**

周煬為河南尹時久旱祈雨無應暢因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以萬餘

人應時雨

**天文推步**

楊統授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為彭城令時旱統推陰陽消復縣

蒙澤太守使為郡求雨亦訪之

**至誠**

東督為廣陵郡累大旱降自是朝廷災異多訪之督請雨三日雨澍衆謂

督至誠乃歌曰

**祈禱令**

祠令云京師四月已降旱則祈東先生通神明

祈嶽鎮海瀆及祈山川能出雲者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不雨則徙其市

**孔祠曲江池**

授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

賦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

**造土龍**黎幹復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

平珉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靈雨

**由政不修**

馬璘郾寧節度使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早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

**自暴以祈**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

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禱乾陵而雨**外戚武三思明年春大旱帝遣

三思仗暨禱乾陵而雨帝悅

**周王徒勤于方岳商帝虛美于桑林**

柳宗

元文商后徒勤於自剪

周公空愧於舞雩同上

**瑞鳥迎舟掩商羊之**

舞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

同上**木神**

不空每祈曰無它執則但設數繡座手欺

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鏡龍僧一行開

木神吻角牙出目瞑則雨至酉陽雜俎

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令於

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

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指拂雲氣從容錄魏郡開成中

道場一夕而雨同上

或言西沅山陸先生道行精明請之必驗太守已下乃

携杏酒青羊以備牲醪告于山中先生受禮訖對太守

呼吸數過五指連拂之爪甲間皆出雲煙之氣惟中指

氣象甚盛先生曰郡中雨得周足諸縣皆獲八分亦可

小稔已而其說不誣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若響若谷冀除天地山

韓愈潮州其說不誣劃劃雲陰卷日月也同雖屢舞僊僊而靈應

禱晴文

未若王維京兆張公德政碑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

舞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寘薪醜

白孔六帖

十一

酒而祝曰有功於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鉢自  
絳已來人實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  
女不敢躋必以敬也神既靡荅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  
則植其鷺羽執此駢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焮天燦地靈  
衣且為煨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  
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

無畏致雨

今上

無畏求雨曰旱數當然求龍適足致暴雨爾乃盡去求  
雨之具以一鉢水小刀攪之作胡言須臾龍如指大入  
鉢中復攪呪之白氣自鉢中出  
如煙一尺練少頃大風雨震雷

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

唐贊皇公禱祝論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請積旬無  
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  
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  
於河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  
左黎庶謳

剪爪致詞積薪自誓

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  
薪自誓精意上達而雨

謠至今

必滂沱此亦  
至誠同上  
**玉龍**明皇別錄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得之開元中三輔大旱帝命密投玉龍於

南內龍池雲雨  
隨作雞跖集  
**絳幡祈雨**唐文粹羅隱請追癸巳日詔疏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

詔大京兆用器水鍾香蒲蕭絳幡輩致於坊市門將用  
舊法而召雨也臣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

澤可以委曲干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干  
之矣彼蒲蕭輩何足以動天臣請追癸巳日詔**敢告誅**

**黑蜥扶陰蛻**柳宗元祈晴文**納其雲氣復我川澤**崇門文**衆靈**

**受職蒼蔚且躋於南山百穀仰榮滂濡遂霑於東作**柳宗

元**焚白檀香龍**明皇又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令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

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段文昌**徙荆南州或旱禱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必雨或以雨遇出遊



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唐史

### 水澇

四

白平原出水為大水

天作淫雨害於梁威

宋大水公使人弔之

云天降之災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 鄭

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涌泉

水潦將降懼不得歸

荀偃

士句請於荀瑩請班師

高下有水災為大水

穀梁水

訖言水至

漢建始三

年秋京師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王鳳言太后上及後宮可御船王商曰自古無道水猶不冒城郭今政化和平此必訖

先徙高地

公沙穆為弘農今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漂沒穆

言俄而定風大慙

曉占乃預告百姓  
徙高地遂得免

沒溺之憂

下民昏墊

凡雨自三

日已往為霖

救水以鼓衆

梁穀

雨水不時

禮

下水上騰

水潦為敗

苦雨數來

墊溺

水損免稅

具早門注

水

潦敗國

崇用赤幘

晉書雨多則崇祭用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紫崇社伐朱鼓

孔漂

居人六百家

魏徵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官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

山東及江

淮大水

虞世南貞觀八年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問世南對恐有冤獄枉大宜首錄累囚

水氣

勃戾

宋務光神龍元年大水詔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切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

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

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須虹蜺紛錯暑雨滯靈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

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壞廬舍**權德輿貞元八年闕東淮南浙西州縣皆

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韋巨源**遷侍中武三思封戶貝州

屬大水刺史宋璟義免其租巨源以為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秋雨害稼**裴耀卿開元二

十年遷京兆尹明年秋雨害稼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雨潦敗稼**崔沔為魏州刺史雨潦敗

稼沔弛**人行水魏王堤**李訥為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禁使人行水魏王堤懼漂溺疾馳去水遂

大毀**損田**韓滉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大厯十二年秋大民廬損田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況滉恐有所闕

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帝

又遣御史朱敷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邱隱意耶敕南浦負外尉計亦斥為

豐州司戶霖潦

戴胄帝將修復洛陽宮胄諫曰七月以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洿下年以

有無未

可知 三鴉谷水

五行志景龍八年鄆州三鴉口大水塞谷或見二小兒以水相沃須臾有

蛇大十圍張口仰天人或斫射之俄而暴雨漂溺數百家

岸有善崩流或斷堤泛

濫疇墮坡陀圃畦

柳宗元祈晴文

野夫興憂官守增惕敬用瓢

齊以展周索

同上

天涯歇滯雨粳稻卧不翻

杜

甫霖雨閉坊

宋務光合霖雨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門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

工人代乃為虛設

六陰作潦而不就

歐陽詹德勝頌

水滂為災

實建德方今水

滂為災民力刈散主上  
不是邨而親駕臨遊

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韓愈歸彭

### 饑饉五

白懸磬

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凶年荒政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五穀不熟其國乃虛 歲凶年穀不登年雖大殺

殺

年不順成

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

大侵

穀梁五穀不熟為大侵大侵之禮君

膳不祭肺馬不食穀

陽九之厄

甚虛之食

四阻防饑

百姓艱食人

困國虛 土虛人耗 不饑何為 流亡

詩曰瘠我饑饉民卒流亡

也 疾病 大荒 凶年 年無儲蓄之歲 祈年不應 周禮祈年也 野

荒人散 禮周 餒在其中 大時不齊 凶之異 風雨不節

則饑 翔踴 翔 懸耜 水旱為災 蒸蒸 軍無見糧 歲

惡不入 人賣爵子 賣爵 堯水 湯 孔給米 帝幸火都詔

監國時關中饑弘視廡下兵食有 榆皮蓬實者悄然命家令寺給米 饑人就食 李勣破王

東海郡公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 人就食 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 百姓荐饑 陳

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或言東 都勝壇可營山陵上書曰頃遭荒饑百姓荐饑薄河而

右惟有赤地循壠以比不逢青草父兄 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 重繭走治下 王

翼遷肅州刺史它郡民或餓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  
出私錢作水碓薄其贏以濟饑瘵創舍數十百楹居之

全活**拾橡實以飯**崔從歲饑拾**荒饑日甚**張廷珪疏曰

甚衆**足畏而上帝馮怒風雨迷錯****南方連饑**敬晦歷浙西觀

荒饑日甚則無以濟下矣**請出米三十萬石贍貧民**於

饑有詔弛推酒茗官用告**請出米三十萬石贍貧民**丁公著長慶

陵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賜米使賑饑捐**中浙東災癘

拜觀察使詔賜米**削木皮以食**李密淮陽歲饑**斂封植**

七萬斛使賑饑捐**採木實野蔬而**

宋璟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斂封植**

三思使斂封植璟拒不與故為所擠**食**五代晉高祖皇后李氏從帝而北出榆關行砂**斗易**

**積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

一縑

陸贄奏議貞觀之初存屬霜旱自開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踴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而相藉

路有委骨

文粹王維張公德政碑野無遺糠路有委骨

減雙雞之膳

同上王維張公

德政碑饗人減雙雞之膳圍人省五馬之秣陶不獻服汚不堪館自身以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動道殣相望

見饑不驚

李華中書政事堂記聞荒不救見饑不驚此堂得以救之

民漉漕渠遺米

杜棕時方早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 歲饑骨相枕

於野

劉武周為鷹揚府校尉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眾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於野府君閉倉

不恤豈憂百姓意乎以市怒其軍皆憤怒

人大餒

死者係路米聚傳

至有樵蘇莫爨

糠麩靡資不暇聊生方憂轉死

張廷珪請崇儉約疏



人饑 六

白家室相棄

道瑾相望

瑾餓死也

菜色

病莫能興

隱

人

多取食鳥隱困窮也

貿貿然來

嗟來之食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

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

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貿貿目不明貌 在陳子

陳絕糧 首陽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相食 漢河內飢父子相食 棄子

文選路逢飢婦 啜然思食 文選 野有餓莩 孟子 餒在其中

有餒而已 衛甯惠子曰吾餒而已不來食之 易子而食 楚人鬻桑之餓

人趙宣子初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怒如調

饑餒而食雀穀

史主父餓探雀穀而食之主父趙武靈王也

半菽

漢書今

困辛食半菽軍無見糧言士卒菜半以菽雜之

饑色

漢千里饋糧士有饑色

師不宿飽

蘇

晚爨

人不能二脯

周禮廩人職二脯月糧也

食蒲羸

吳志人飢移就食蒲羸於東海

濱孔絕廩

徐曠世充僭號以為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廩文遠餓幾死數矣

仆

于行間

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蘇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笏

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餓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

人餓死墻壁間

李

言救懷光有五不可今河中米斗五百芻藁且整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

朱克融等客

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

贊蕭倪

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韓文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具稠顏回忍饑面秦韜玉貴公子

親逢道死者佇立久吁嗟

緣不捲銀龜噴香梳不斷亂花織錦柳攔線粒點池臺

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關雞走狗

家世事抱來皆著黃金魚却笑使不至於凍餒人凍而

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

人餒而後食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朱門酒肉臭路

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白居易策

有凍死骨

杜甫

荒政

七

白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

不殺牲也

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祭祀不懸

不懸徹樂也

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年不

順成

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君衣布搢本闕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也

凶年則乘駕馬祀以下牲

取易供也

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

穡勸分此其務也

歲凶君食不兼味廷道不除百官

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施舍

施恩惠舍役力

已責

止適責

周

禮以荒政十二聚萬人一曰散利貨

糧食也

二曰薄征

謂輕

租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

謂息力役

五曰舍禁

公無私稅

六曰去幾

去關市

七曰省禮

謂省吉禮

八曰殺哀

謂省凶禮

九曰蕃樂

藏樂器不

作

十曰多婚

不備禮而婚娶

十一曰索鬼神

求廢祀而脩

十二曰除

盜賊

飢則多盜不可不去

喪荒之式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二曰喪荒之式用財之節度也荒

也凶年

荒禮

凶年之禮

不儉

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移人就穀

周禮廩人以歲上下

數用凡民食上歲人四鬴中歲人三鬴下二鬴若食人不能二鬴則移人就穀注四鬴三鬴人一月米也輸

粟

周禮大荒令邦國移人有守不可移者令輸粟

國凶荒禮喪則市不征而

作布

物歸市不稅民困金銅每荒年因物貴大鑄泉布鏡也

調委

小行人凶荒令調委 蜡不

通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急疾就食

漢關中饑高祖

令人得賣子  
就食蜀漢  
煮木為酪  
王莽時南方枯旱穀翔踴使民  
又不可食重為煩擾

注為名酪  
之偽也  
載穀入關無用傳  
宣語種蕪菁  
從漢今水傷處  
種蕪菁助食

掘見芘  
王莽末南方飢  
人掘見芘食之  
國語天災則棄責薄歛市無赤

米  
赤米米之  
計言饑也  
凶年則力政不均  
地亦不平計地稅  
孔仍

歲無年  
韋雲起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  
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  
州縣利

敝  
陸希聲為右拾遺時愴腐秉權歲數歉梁宋  
尤甚希聲見州縣利敝上言當謹視盜賊  
養人息

兵  
張廷珪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  
可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  
衣馬牛之衣食犬彘

之食  
宋務光疏曰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  
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為

既庶且富試踐間陌則百姓  
衣馬牛之衣食犬鼠之食

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

以北不逢青草

陳子昂上言頃遭荒饑百姓存饑薄河  
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

山東饑關隴弊

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  
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同上 疾荒

之餘

殷侑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疾  
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

居無尺椽爨無盛

煙

劉晏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  
四起宜陽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纔斗餘居無

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  
轉車軌漕功且難就為一病

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

粟

李白書懷贈  
南陵宮贊府

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

韓愈赴  
江陵

持男

易斗粟

傅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  
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屬歲無秋

崔

國儲無

兼年

張玄素

遺糠

野無遺糠路有委骨張公德政碑文粹王維

荒歉

韋蘇州始至郡詩早

歲屬荒歉舊

埃塏塵勃

吳興不雨埃塏塵勃詭拆穗結十無一二群鼠夜出嚙而墮之

信宿食殆盡雖虛守板擊鼓而駭之而不能勝笠澤叢書

人之生產空於杼軸獨孤

疏師興不息十年美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巨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

城中自晝推剝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

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顯顯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敲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

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

賑貸

八

擅賑貸附



白周急不繼富

君子云云

救災開倉

漢河內飢父子相食潁黠使至河內因矯制開

倉賑之朝廷不坐罪

滯積困人

傳曰晉飢悼公謀息人乃輸積聚以貸自公已下苟有積者盡出之

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振廩

楚大飢莊公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廩開倉同食上下無異食也

竭

粟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

一鐘之餼

鄭饑人未及麥人病于皮以子展之命餼

國人粟戶一鐘

貸而不書施而不德

宋饑司城子罕請出粟以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

饑人叔向曰樂氏其以宋升降乎施而不德貸而不書

公粟上施取其厚

傳有施

於人釜鍾之數

傳陳氏有施於人人歸之矣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謂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以博施濟眾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匡乏匡厚施散利具荒野有

餓殍而不知發

發散也

儲蓄

災

振窮

振乏絕

月令季春天子乃命

有司發倉廩賜  
貧窮振乏絕

調萬人之艱

阨

周禮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人之艱阨

以王命施惠  
注阨饑困也

棄債

晉王長文德潘太康中蜀土荒瘡開倉賑貸長文居貧多無以償郡縣切

責送到州刺史徐  
幹舍之不謝而去

擅賑施

後漢王望為青州刺史行部見饑寒者愍之以便宜出所

在布粟賑給之上欲罪  
之鍾離意云云乃赦之

不待奏報

第五訪仲謀為張掖守歲饑開倉賑給吏

爭欲上言訪曰若須奏報見棄  
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嘉之

又

韓韶仲黃為羸長開倉賑贍民主者謂不

可韶曰以此伏罪含笑入  
地太守知韶名德不坐

擅賑左降

晉王蘊叔仁為吳興守郡荒賑恤主

簿爭云朝廷以為科罪免官  
士庶諸關特左降晉陵守  
**除名** 劉頌子雅奉使于蜀  
表請賑貸不待報乃

行而除  
名也  
**免官** 鄧攸伯道以吳郡守表  
賑貸未報開倉坐免官  
**貸喪祭** 漢王莽時  
人欲祭祀

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  
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依周禮也  
**取利** 晉張

內饑譚詳時出倉穀貸取三倍  
利陰譚曰是因饑要利乃止也  
**孔發廩自効** 宗室臯敗  
溫州長史

俄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僚吏叩庭  
請先以聞臯曰人日不再食則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

我而活衆其利大  
矣既貸乃自効  
**出粟賑鄉里** 陳子昂父元敬世高質  
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

**遣使賑饑民** 虞世南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地屢見山  
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宜省

錄景因於是  
遣使賑饑民  
**開廩賑民** 王珣出許州長史珣歲旱時假  
刺史事開廩賑民即自効玄宗

救之璽書褒美韓思彦巡察劍南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下賴以濟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早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大旱輒開

倉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初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

能以時救恤李吉甫江淮旱吉甫曰以賑民無所計孟陽罷為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宣諭

朕職田賑貧民度敬休言蜀道米價騰踴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李

珏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崔沔改虞部郎中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園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類其利

發倉廩盧從願開元二十年河北饑詔為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饑民雖旱人不流捐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

三

崔行雷用度府庫充行及移贄代州以錢四十萬  
緣假民賦故雖早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

具饗

**鬻** 李萼遷南華令大水它縣饑人至  
相屬芻為具饗鬻及去糶糧送之 **救災者勿使至賑**

**給** 劉晏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  
貸其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

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  
危德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

人多則闕國用國用 **問米救旱** 芝田錄令狐文公除守  
闕則復重歛之矣 兗州州境方旱米價甚

高迂吏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  
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以賑救

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出其所 **每旱潦必貸**  
蓄物價頓平民心欣然得雨遂成豐年矣

**匱獨負** 里無逋家 **又賑給近僥倖** 劉晏既被誣而舊吏  
柳仲鄂 推明其陳諫以為管

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宮災沴之鄉所乏狼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速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為二勝家得儲三十斛王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真于法由是賤積咸出民以賤直售民為信州刺史歲大早發倉以賴以生本傳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再期增戶五千孫成李襲譽三輔盜蝮聚襲譽請以兵劉思立時遣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

# 求糶九

白請糴

傳曰京師來告饑魯侯為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

乞糴

泛舟

晉苻儉乞糴于

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秦於是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糴

傳曰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獲晉侯

告糴

傳曰冬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卿出告糴古之制也

壺圭玉磬

敢告滯積

國語魯

仲請糴于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幸備卿公使往遂以壺圭玉磬如齊告糴曰敝邑存饑

大懼周公太公之命祀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救敝邑使能供職

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

升告糴諸侯不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

為內詳故不言

使若私  
行也

言內無外交

殺梁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相  
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  
匡

救其災

同恤災危備救凶患

遏糴

葵丘盟曰  
無遏糴

蘊年

無蘊年謂蘊蓄  
年穀而閉糴也

若虛其請

凶年補敗

或闕於  
宿儲

善鄰恤

災方資於  
過糴

周急

矜無所宜

歸粟

歸粟于蔡  
周亟矜無資

幸災

斂怨

安可蘊年

見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  
無豈忘

情於  
歸粟

匡困

資無

孔貿易不出境

崔俊遷湖南觀察  
使湖南舊法雖豐

年貿易不出境隣鄙災荒不恤也  
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吾民  
刑其禁

閉粟

李

屬荐饑人相食執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  
亦勸之謝統師語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



士終不肯困且儲康以備不虞宜妄散患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

### 蠶桑十

白蠶事

繭稅

月令

桑土既蠶

書

八月載績

詩

無伐桑柘

月令季春受蠶食也

蠶事既登

孟夏

蠶室

具

下蠶則績

而蠶有筐

蠶織

詩曰婦無

公事休其蠶織

桑于南陌

蠶于南郊

禹貢厥篚檿絲

桑之絲可中琴瑟絃者

遵

乃脩之文器宜合禮

月令季春乃修蠶器

趨既登之日事必及時

不衰

不帛

周禮庶人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所以取不免

女事

禁原

蠶原再也蠶與桑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為傷馬也周禮

孔河內千樹

李襲譽嘗謂子

孫曰河內千樹以蠶折租張廷珪出為沔州刺史頌徙

紀處訥武延秀韋溫等封戶多在河南河北諷朝廷詔

折免詔可蠶歲四熟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治蠶桑可

輸韋巨源武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判何易干日方

見耕且蠶劉思立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

卑而遣使撫巡突厥序孫熱謂春白眼睛豐

傳蠶退之後多為乾腊貨之開元中春末兩

綠吳蠶已三眠李白穿及此桑綠春蠶起中國上同若

市白眼蜂如山市人以此卜綠帛之豐儉

東魯

白凡六帖

三五

布與帛必蠶績而后成也

韓愈巧者傳

甚黑老蠶蠟

城南聯句

滿

箔

春蠶看滿箔堰城聯句

初無桑蠶

于闐初無桑蠶弓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

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約刻石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

素手青條上紅粧白日鮮蠶饑妾欲去五馬莫留連李白

詩

蠶經三卧行欲老

元稹織婦詞織婦何太忙蠶經三卧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今年

絲稅抽

越婦未織作

吳蠶始蠕蠕李賀感諷

長畛徘徊桑柘重

夏新

野蠶成繭

太宗本紀貞觀十三年是歲徐州野蠶成繭

蠶婦一人供自身

林蘊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

桑太寡則乏于

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平

賦

書 繭厚絲美

陸龜蒙蠶賦逮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龍鶯葩卉

蠶凋桑柘空

李白五月東魯行

蠶老客未歸白田已繰絲

李白

桑者不繰身

韓愈

論三器

### 繭稅十一

白孟夏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

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繭稅十取一也以桑為均者隨桑多少而稅貴賤長幼如

一各以桑為平不以貴賤為差

蠶事懋而既登

繭稅收先定

絲入

周禮典絲掌繰入繰

入收而稅之

頌絲

謂出也

孔蠶絲盡輸

蠶絲盡輸空倚壁柳田家詩

半天

下

西界制河東奄左海其間論稅魚鹽衣食半天下李訥制杜牧

不逋

論稅不逋於鄉井謝絲表

盡

取後已

陸龜蒙蠶賦官誕益覽盡取後已

織絹未成疋

綠絲未成斤里昏迫我納不許

雙逸巡白居易秦中吟

採桑 十二

白十畝之間桑柘閑閑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

桑

微行牆下徑也

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詩

秦氏之女

羅敷

秋胡之妻

並採桑者

城南

古詩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

繩柱枝  
為籠鉤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帝女之桑

蠶妾

公子重耳

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

工女

奉種于川且宜合禮

執筐於陌無或失時

南陌

桑也

無伐我樹桑

翳桑

翟車採桑

祝明欽曰禮家說后以翟

車採桑

綠條映素手

妾本秦羅敷玉顏艷名都綠條映素手採桑向城隅李白陌上桑

採

桑綠水邊

同上

爭桑十三

白楚邊邑名卑梁其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桑而傷卑  
梁女卑梁人讓吳人吳人應不恭怒而殺之吳往盡屠

其家於是吳楚大爭

呂氏春秋

環廬樹桑

周禮

維桑與梓

必恭止

桑椹

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孔據黨人桑

顏翊季父非理據黨人桑牙詣

邑求治時令尹下翊因私評之私出已緡償之其訟遂息然使終身不之知江南野史

### 后妃桑蠶十四

白月令季春后妃齋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

先蠶天駟

星也后妃躬桑率先天下也

后妃獻繭

孟夏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月令

古者天

下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

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

季春朝日之朝

君皮弁素幘卜三宮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之

風戾者恐露濕葉傷蠶  
風之使燥而後食之

歲既單矣

謂三日盡

之事世婦卒蠶奉繭以示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

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

者其率用此歟及良日夫人綵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綵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為黼黻文章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三盆手三淹也凡綵每  
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

緒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緇服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



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 蠶宮 桑壇

晉元康議皇后採桑 繭館 漢孝元皇后 織室 東觀漢紀  
桑壇於蠶宮之西南 採桑繭館 明帝馬皇

后數來 三灑 古今事曰蠶始生蠶 宿瘤 齊王后也王過  
往視之 后食之三灑而已 其採桑可之遂

娶為 採帝女之桑 爰求 獻后妃之繭 遂布 周禮仲春詔  
后 十畝

后率外宗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 昕朝 良日苟

三宮夫人 時辰北 則十畝桑柘 畫趨南 漢儀 晉禮志漢  
郊之禮 陌之功 儀皇后親

蠶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  
用少牢侍中成粢草定其儀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擇

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衣青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  
醜馬女尚書陪載筐鉤外命婦皆步搖青衣各載鉤筐

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質明以太牢祀之祠畢班餘胙於從桑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採五條郡縣已一條皇后儀日皇后躬桑下九條以桑受蠶母也

一條

始將一條執筐受葉

三

灑上孔后採桑

祝欽明日禮家說文言后以翟車採桑

上桑條歌

中宗庶人韋氏

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益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事也

享先蠶

唐禮志皇后歲祀一

季春吉已享先蠶遂以親桑散齋三日后服鈿釵禮衣結佩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后即御座尚儀妾姓言請就齋室尚儀版奏外辨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尚儀妾姓言請降車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尚宮曰有司謹具備行事尚儀跪取幣於篚皇后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座少退再拜皇后已奠幣乃奉血毛入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皇后再拜尚宮曰禮畢尚功奉金鈎皇后受鈎採桑典製以筐受之

皇后採三條止各以鈎受內外命婦司賓客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以從至蠶室尚功以桑受蠶母母切之以受媿好食蠶一符止尚儀曰禮

后親於郊桑

李

貞觀元年

三月癸巳皇后親蠶

太宗本紀

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

肅宗廢后

張氏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

### 異蠶十五

白八蠶

吳郡賦鄉貢八蠶之絲六測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

冰蠶之繭

拾遺錄東海圓嶠山

有水蠶長七寸有鱗角以霜雪覆之則為繭五色絲織為文錦入水不濡

園客之絲

列仙傳有園客

種五色香草上有蛾上草客收養之生桑蠶得論大如盆有女稱客妻綵訖俱去

歐絲

山海經諸天之

野有女子跪樹  
歐絲注蠶類也  
孔南詔  
自由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  
以拓蠶生閩二旬而蠶織錦練

精于閩  
初無桑蠶  
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  
女聞置蠶帽  
精于閩  
初無桑蠶  
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  
女聞置蠶帽

絮中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  
四熟  
尹思貞治州有績  
刺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蠶  
蠶歲至四熟黠降

使路敬潛至部嘆曰是  
正月蠶  
南蠻莊踰之喬正  
扶桑  
非善政致祥于表言之  
月蠶生二月熟

蠶  
白公丁記扶桑蠶  
宮北田塍曉氣酣  
黃桑飲露宰宮  
長七尺卯大如燕  
簾長腰健步偷

攀折將餒吳王八  
色金  
杜陽編彌羅園有桑連延十數  
項其上有蠶長四寸其色金其

絲飼池中  
大軫園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于  
池中始生如蚊睫及老可長五六寸池中有

挺荷大者可闊四五尺蠶經十五  
日即入荷中成繭形如斗同工

次定四事全書  
白孔六帖  
子

織紵十六

白詩婦無公事休其蠶職

休者刺其廢職事也

女功恤緯

傳曰娶

注緯少寡婦之所宜憂

報章

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不成報章迴文

寶滔妻蘇氏織

錦迴織素

新人工織總故人工織素日五文

精麗中數

廣狹

中量

龍核女手金核

焚機

公儀休焚機去織婦曰欲使女工織婦安所售其利

哉機杼

王丹持縑一匹與友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

投杼

曾參母方織人告參殺人始言不信

力三告而投杼驚疑

淵室之人雖聞潛織

淵室潛織以卷綃

河漢

之女不見報章

古詩皎皎河漢女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連如雨札札弄機杼之

聲

霜降

季秋霜始降則百日休

化理絲枲

周禮太宰以九織任萬民七日嬪婦化理絲枲

嬪亦婦人之稱

化材

絲枲周禮

展其功織

婦功也周禮

女事

周禮任婦以女事貢布帛

也

理其絲麻

以為布帛

執麻理絲

禮女子十年不出母教以婉執麻枲理絲繭織

組紉學女事以供衣服

稽其女工禮婦工

周禮絲枲以成之謂之婦工注謂成布帛

一

婦不織

賈誼曰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

斷織

樂羊子學未就而歸其妻執刀欲斷織曰此織未畢

而斷之則不成功學未就而歸猶婦斷織

三盆既綵

八月績

載元載黃

無衣無褐

勸

後漢崔寔子真為五原守土宜麻菜而俗不知織績實為作紡績織紉練緼以教之得免其寒苦

孔

嫂為績織

張志和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為躬績織

勤織

列女饒娥鏡州樂平人生小家

勤織 紉 紉戎衣給戰士 鄭畋為鳳翔隴節度使會黃巢陷東都安自紉戎衣給戰士 蚤

織而縷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經而不緯 又粹陸龜蒙論文書譬猶

織也 經而不緯可成幅乎 蠶婦凍而織 陸贄蠶婦凍而織彈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 竭力

蠶織 陸相奏議論邊守狀使傷耗遺亡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 縲縲鳴

機杼 李益贈清漳明府縲絲 越婦拜縣官 桑牙今尚小

會待春日晏 縲 婦不知織 韓文杼軸和鳴機杼啜蛾之女

車方擲掉李賀 縲 美人懶態燕脂愁 春梭拋擲鳴高樓李賀染縲

李白任 城廳記 白孔六帖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八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貢生臣李玉瓚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三

唐

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商賈

市

權酒

算緡

百工

材木

膠皮

商賈

守業通商  
柳商市籍

白乘時射利通天下之財

以有易無趨日中之市

交易

日中為市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趨利喻利

小人喻於利

放於利而行

多怨擇利而行

欲

贏

惡踴

賈欲贏而惡踴乎

錐刀之末

將盡爭之

朝夕識貴賤

晏子曰小

人近市朝夕得所小人之利也

易資求豐

傳曰晉文公亦信於是人易資不求

其辭也

倚市門

史記夫用資求富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商賈百族

裨販

裨夫販婦

贏優

貿遷三倍

詩曰如賈三倍利三倍也

大賈販賣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以販賣為事家累千金

市井相語以利

管子曰處商就市井合羣萃而

別其郡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何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有易無是以奇怪珍異以時而來旦夕從事

於此以教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

恒爲商有十倍之價文選識其貴賤選以無爭利於市通財

市事

又曰任商以市事貢財貨

百貨操其奇贏

利也

日游都市

貿遷

有無

周禮司市以商賈阜財貨而行布

布泉布也

通四方

之貨

見通商門

阜通

太宰九賦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賄布帛貨金玉也

鄭商

周疆賈

鄭桓公與商人俱出自周斬蓬蒿而共處盟曰褚中晉爾無我叛我無疆貨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褚中晉整囚於楚鄭賈人將真諸褚中以出未行而楚夏則資人歸之後賈人如晉荀整待之如實出己者

皮冬則資絺

國語言賈人也

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

秋毫

心計不用籌筭

貪賈廉賈

漢書廉賈三之貪賈五之三倍五倍利

以商賈自

穢

王列辭公孫度之命云云

服賈

書曰犖牽車牛遠服賈

百賈

尹翁歸爲市吏清廉百賈畏之

賈區

胡建爲軍正丞監軍御史穿軍壘垣爲賈區建新之賈區立廬道旁賣物

守業敢不

貳事

謂兼他業

商修族代之所嚮

文選

不敗其業篤在守業

易業

代守其業

工賈不變

抑其淫業石人

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言守業不移如柱石

四人各業

雜處

四人不雜處

異物

管子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遠焉

故商之子恒爲商

業惟善守

利不並行

得朝夕之求

利宜脩族代之相示

嚮

業貴不遷

苟能爭利

安可惡詭

通商月令孟冬易關市來商

旅納貨財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

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關市謂輕稅以來通商旅

通天下之財

越日中之市

關市無索

索不禁察月令季春

通商

衛文公通商惠工

通五都之貨

識

其貴賤

易以有無

賄以通商

浚農工以生

利宜招損

急關市之

稅貨則不通阜通貨財

太宰以九賦任萬人六曰商賈阜通貨財注云行曰商處曰賈阜盛也周

禮通四方

周禮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人謂之商旅

輕其關市

利以貨達

抑商

市藉周禮司關掌貨賄之節以聯門故有關市之征

謂稅

也商專市之商

兼人之利

鬻良雜苦

良善也苦惡也

素封之富

史諸富者無秩

君比者命曰素封

卓鄭猗陶竝富者

不鬻斜斜不中尺度物專利

奪人急商緩農

去末反本

通四方之財

誠宜如惠專三

倍之利

何用損多

關市之征

必專其利

商旅不至

則匱於財

政費得中

法惟經久

如欲贏之罔極

下必兼平

儻知懼而莫來

上將之用

縱則不

可

無之亦難

漢制

漢高制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穀乘車騎馬也

履絲屨縞

鬻良雜苦乘

堅策肥眩其邊鄙

弛律

孝惠高后時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子孫不

得爲吏

漢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爲吏

名田

賈人有爭籍及家皆不得名田

滯財

假貨

乘時射利

漢發七科謫戍邊

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調

令相

糾告

桓譚君山上疏言可令商賈自相糾告非身舉選

令

諸官人身乃國籍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必有事用者三年之後

聽市籍

有市籍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

稽市物

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

物漢高重租稅以困辱

孔商旅之人多

宋務光上書曰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願坦然更

化以身先之

均利

陸贄四賦曰占負販

鍾傳

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

商賈

流通

崔陵爲湖南觀察使饒盈

徐申進嶺南節度使外蕃歲以珠璫瑁香文犀

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

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運以

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絕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

不取

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

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販鹽虜張濟黃巢亂王鐸奏署  
賤售其珍鈞一不取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已

臣賊濟召將伏至鞠場倡言黃巢李嶠曰今  
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道人私度

者幾數十萬黠商大賈劉元子曰有學無才猶  
詭作臺符彙名偽度愚賈標金不能殖貨通

其有無韓愈原道篇為之分遣人為商賈莊宗皇后劉  
賈以通其有無氏好聚斂分

道人為商賈坐賈顯顯行賈違違利心中驚貪目不賈所以

務財化書京都諸市令以三賈鈞市注精為上賈萬舡繼

至百貨錯出南京象齒航海貿遠悍將反覆遠夷怨擾  
吏困吝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

信誠萬舡繼至百貨錯出文劉蛻  
粹權德輿撰岐公遺愛碑獻南  
金珠貝甲脩牙文犀



海崔尚書南海實筦權之地  
列鋪率稅崔融上疏令

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  
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僦畧邀巧則商人廢業有萬

如師興費廣雖倍筭商旅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  
商往來四海絲歷李白任出入萬里唐史韓琬上言往

市井至屠沽興販者爲商唐六典

市二 市會 貨殖 屠雜

白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三時周禮大

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爲市商賈朝滿夕虛禱裕子

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販夫販婦爲主曰市朝

也求存故往來亡故去爭利張儀曰爭名於闕闕市

曰闔市九市京師九市以三市洛陽百壘三市旗亭五重

門曰闔九市致九州之貨廊開九市通闕帶闔開場九市

貨別隧分 聚五都之貨列百族商裨販質倚門史記

文不如居肆百工立市周禮建開壘列肆易其有無孟子曰

倚市門市以其所有貿遷有無書畢陳運命論曰游五都之市

聚四方之人致九州設次置叙周禮建立市設其次陳

肆辨物阜貨成賈斂賒謂人貨不信則斂而買之

職之平肆正其行奠賈奠定也恒價常價驚慝慝惡不物不合

列展成

定其物

價

物也

合

度之關市之征屢而不稅稅其舍而宅近市識貴賤景

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對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司市以政

令禁物靡而均平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平以量度成價而徵

賈徵召也物有定價買者則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

書手言保物要還也國凶荒禮喪則市無征而作泉大鑄

錢以偽飾之禁凡為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也市刑過

市國君過市刑人赦之夫人罰一幕世子罰一帝命夫罰一蓋命婦罰一帷大市小市質人掌凡

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質劑契券也大市人民奴婢小市兵器珍異也司競掌禁

屬游飲食於市者司稽掌巡市察其犯禁與不物者肆

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鄭伯有

死於羊肆 美言可以市老子吳市子胥吹蕭乞食於吳市 燕市史記

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 柳市漢萬章子夏豪俠居長安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獄市爲

寄曹參爲齊相將去屬後相曰以獄市爲寄夫獄市者所并容也若獲之奸人無所容也奸人無所容將爲

亂故 寄之 君門如市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市 閉門成市樊重

治產閉游市魏時衣冠無不游市華歆卜肆 嚴君平成

都市司馬相如沽 阿枉第五倫伯魚督 閱書王充游洛陽市閱所

賣書一公超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卒梅福變姓名見皆記學者成市因號曰公超市為吳市門卒

市也婆娑五均王莽時劉歆書言樂語有五均專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諸設幹者所

以齊衆庶而抑兼并也遂於長安五都市為五均洛陽

臨淄苑成也絳市傳曰晉獲秦謀殺之市漢書云節駟

會節謂節物貴賤際會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淮南子會謂合會二家交易者駟會首率也子朗反

千木晉大駟大駟市會後漢王君公會牛自為吏所

辱長安市會劉仲為市吏所辱踏折其足學問經邪羸

在會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貨財奠其價質人

次定曰車全書 白孔六帖 七

也賢平司市以度量成價郡吏平肆展成其價上旌于思

次上旌為衆望見旌知觀君子衣服服劔乘馬不價不當市思次市亭也敢不

平真者物貨殖閉門成市樊重治產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

買而買故得利少十得三之利廉賈什得五之利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

以賣漿而踰侈治刀劍也濁氏以胃脯

而連騎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桂之暴使燥是也張里以馬醫而擊鐘雞

鳴而起惶惶求財貨殖傳水居干石一歲出干石也山居干

章楸章干文材曰章也安邑干樹棗燕秦干樹栗蜀漢江陵干

樹橘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干樹梨陳夏干樹漆齊魯干

樹桑麻渭川干畝竹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干畝畝鍾之

田

一鍾爲六斛

若干畝卮茜

可用染也

干畦薑薑皆與干戶侯等

大都酤一歲干醱醢醬干甕漿干儋

儋九甕也

屠牛羊彘干

皮穀糴干鍾

常糴而居之

薪藁干車船長干丈

總橫船丈數也

木干

章竹竿萬介

介讀爲介數

軺車百乘

輕小車也

牛車干兩木器漆

者干枚銅器干鈞

三十斤爲鈞

素木鐵器若卮茜干石

百二十斤

爲馬蹄噉干

噉口也蹄與口共干馬二百匹

牛干足羊彘干雙童手拮

干奴婢有巧技者筋骨丹砂千斤帛絮絲布文采千匹荅布皮

革千石注布帛疊也漆千大斗藥麴鹽鼓千合藥麴以千石稱之輕重齊

則為合鹽鼓以斛斗量之多少等亦為合鮎紫千斤上音貽下音齊鮒鮑千鈞棗

栗千石者狐裘千皮羔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采千鍾

未取果實子貸金錢千貫 節馭僮節物責賤馭具餘利僮首領也亦比千

乘之家也 生聚傳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人棄我取

圭積居與時遂陶朱公施惠後漢樊重好殖貨資至巨萬息加鄉曲賑贍宗族



屠刀七是供 剗羊 牛刀 禽獸不中殺不鬻於市

隱於屠

史侯嬴謂魏公子曰臣所知屠者朱亥賢而世莫知隱於屠耳意不顯名也

鼓刀

聶政

殺人避仇與母如齊以屠爲事曰政乃市井鼓刀者耳

屠狗

荆軻好屠狗

又

樊噲以屠狗爲事

解牛

賈誼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絕所排剗刺皆中理至於醜解之間非斤即斧也

干

皮

貨殖志屠牛羊彘干皮比干乘之家

屠羊說

莊子楚昭王出有屠羊說從反國賞之辭曰大王失

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反屠羊何賞之有

投刀皆虛

庖丁解牛者善然駘然矣不中者投刀皆

虛丁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非牛三顧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刃無肯綮若初發

刃以其游刃必有餘地

良庖

殺老牛莫之敢尸

彘

孟子齊王見牽

牛將以釁鐘王曰吾不忍其  
殺鍊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  
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

多傳

雜買賣禮曰金璧珪璋不鬻於市

戎器用器兵車不中度布

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好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  
衣服飲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木不中伐禽獸魚

鬻不中殺並  
不鬻於市

山木如市不加於山

如在山之價

魚鹽蜃蛤不

加於海

如海畔之價

踴貴履賤

踴則足之用也

命市納賈以觀人之

所好惡志淫好僻

後漢韓康字伯休賣藥不二價

賣魚

魏任叡遇亂家貧賣魚魚貴倍

蝦直鬻番

晉王猛少貧賤以賣鬻為業有一人貴買其番引入深山見一老父皓然左右十許人王

猛拜曰三公何以拜也乃周禮陶人為甌旋人為簋瓦  
十倍其直既出顧乃嵩山

陶之事髻

音剗髻薛

音百暴

不入市

為其不任居也暴起也薛裂也髻損傷也

裨販

販婦

鬻

灌嬰以鬻為業

訾呵減價

魏衛臻文慈字子許與周

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  
在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許少欲而文生多情  
非徒兄弟父子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非君子宜識販鬻為

業

見推

互市交易以有易無

慮懷寶以越鄉

雖環而

勿坐賈人

漢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

關出財物如邊關乎切不取也疆場互市

晉周浚隨王

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相襲奪以為功吳察敏凡珎為  
將在秣林與敷書曰疆場之事上往往有襲互市此甚

不可無以小義互市格

金部格云勅松當悉維翼等州熟羌每年十月已後即來彭州

互市易法時差上佐一人於巖崖關外

關市令

外蕃與

依市法致市場交易勿令百姓與往還

緣邊互市皆令立官司檢校其市四面穿墜及立籬垣遣人守門市易之日卯後各將貨物畜產俱赴市所官

司先與蕃人對定私義互市

晉祖逖在鎮石勒求互市不報而聽私市收利十倍

物價然後交易

斬胡率

梁習子虞爲西部都督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

豐贍又張騫通國酒賈

不與市

晉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

請互市習許於空城中交易胡侵

民習乃責延因斬之餘不敢動

陶璜曰兩岸仰吾鹽鐵斷而不市當壞田

禁市

高氏時有司請

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從之果破賊也

楚材晉

尉他遂稱南武帝

用孔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

張建封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

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闔閭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新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解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默宦人賜農帛十疋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

### 極論宮市

韓愈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

### 大搜市廛

裴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工

### 禁屠牛

韓滉為鎮

海軍節度使以賊非牛酒不笑樂遂禁屠牛以絕其謀

### 罷市

趙雛子珣卒陳人為罷市

賣卜

武攸

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

閱書

呂向每賣藥即市閱書

多淫巧

崔融疏周官七

曰關市以市多淫巧

市者兼受好惡

若甚則細人無所容久必為亂同上

要津

市必

同貨隄分廛

唐文粹李庾西都賦貨隄分廛物次軒連中署肆師夕咽朝昏

市廛軒比

東都賦

業于饗者列饗饕陳麩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

旗滌盂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

荆

錫觀市物襁屬於廛

魏徵曰比者市物襁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有一穀不收百姓之

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恭

百貨雜集

劉晏移書宰相舟車既通百貨雜集

建標立候陳

肆辨物

唐六典諸市令

以三價均市

同上精為上賈次為中賈鹿為下賈

凡買賣

不和而推固

注推謂專畧其利固爲障固其市

若三市而規自入者竝

之

謂在旁高下其賈以相惑亂也

以二物平市

同上謂秤以格斗以概六典注

夫賈居

闒屢

藏其貨物候有求者雖巨人心必恭然而請賈人言其直則高之曰必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

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誠金玉其物貨抵以盜有而竊置爲宜然何以至是

萬貨叢集百工

填委

羅隱讒書市賦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汨汨

胡可

勝紀 貨盈則盈貨散則散

晏嬰曰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貨善惡混貨物或戾

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

誰有帳籍詎假文字

蜀桑

萬畝吳蠶萬機及此而耗緊何所之東海  
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同上  
市外區琛球

王方慶累廣州都督南海  
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球  
今和市專刻剝  
唐史韓琬上  
言太宗朝司

農以市木種倍價抵罪大理卿孫伏伽言官木種貴故  
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

市專刻剝名爲  
置東西南三市  
按東都西市則隋南市  
和而奢奪之  
也南市則隋東市也都

南市舊兩坊之地武德中減爲坊半焉中  
省京南地開元十年又省都西市唐六典  
華實之毛畋

漁之生  
交蜚走錯水陸羣狀移而入陸而分韞藏而待  
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利者奇贏以游者

上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  
抄忽之差鼓舌僨倖  
詆欺相尚詭態橫出

同鼓囂譁坐烟埃  
奮腥羶疊  
中屨同上  
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



衆

唐史百官志

魚鹽滿市井布帛如雲煙

李白贈宇文宣城

金部郎

中

掌兩京市互市和市官市交易之事百官志

推酒

三

沽酒已具酒門

白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推酒賢良對策請罷推酒 昭

帝時罷推官 王莽為五均六幹 雖利在其中 而敵歸其

下 奪利於民

斂怨於下

幹酒沽

王莽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布帛五均賒貨幹在縣

官唯酒沽未幹謂王貨酒者天下之美祿帝王所以顧養百禮之會非酒不行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為均率開一壚以賣之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入陳魯匡之謀官其三乃精戡灰炭工器薪蘇之價所用

收禁公

為賈人推

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為賈人推之入多於祖稅以是趙多金錢注伴

僧兩家買賣之價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者

孔為州縣弊

孔幾為諫議大夫條上四事四

山澤推沽為州縣弊

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沽酒

期以來熟如初二年

飢復禁沽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定天下沽戶以日收稅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復禁民沽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其醕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推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沽者斗酒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推麴而已元和六年罷京師沽肆以推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推沽凡天下推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沽不在焉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推酒以贖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專其利按兵入

奏利害天子遽罷  
之唐史食貨志

### 算緡四

白漢書武帝初算緡

緡錢貫也  
一云貫算

食貨志商以取利者雖

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千而算一

率計以二千  
錢者則出一

算一算者  
百二十

諸作有租及鑄

謂以手功  
所作而賣

率緡錢四千算一

天子既作下緡令而尊卜式

式出財佐軍故  
尊之而勸人也

百姓終莫

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者縱矣

故令  
相告

楊可告緡徧天下

往往即治郡國緡錢

就其所在而治之得財物  
以億計縣官用益饒矣

孔算禪

販之緡

陸贄上書方且  
算裨販之緡

口算

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卽  
縣爲三品輸緡錢十六萬

歲貢織紵三篚劉禹  
錫和州刺史廳記

失平長僞

陸宣公奏議資產之中  
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園囷倉直雖高而  
衆以爲富有流通蓄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廩  
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歲終無利如此之比  
其流實繁一繫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  
獨異舊章惟算  
緡之末法同上

末法

今之  
兩稅

百工

五

守業  
奇巧

考課

白執斲

匠人  
也傳

藝成而下

業在  
其中

執技

以事  
上也

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霜降

月令季秋霜  
始降百工休

膠漆

工依於法

法規矩也

惠工

衛文公通商惠工

運斤

見下注

命般

輸

之巧匠盡變能乎其中

公輸般並巧者

剖剗

彫

材以工能

周禮曰百

工以

代斲

老子曰代大匠斲無不傷其手

執藝

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諫失常也

巧具

文

曰規矩繩墨

者巧之具

伐枝

傳曰小人伐其枝以憑君子言矜枝以凌上也

飭化以材

周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飭材

材謂象玉石金革羽飭化謂治之也

又曰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

又曰任土以飭材事貢器物

審曲

辨器

周禮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人器注云審察五材

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

巧者

又曰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

事皆聖人作

材美工巧

周禮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

不得天時  
地氣也

謂之國工

周之名工同上

善事六工

禮天子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

木工獸工草工  
典制六材殷制

食力

農工

事勤

功倍

樸斲

書若作梓材既勤樸

斲惟其  
塗丹雘

鑠金凝土

考工記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

來百工則材用足

禮

範金

土合

山有木工則度之

攻木

周禮

作工成器曰工

漢書  
合四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朽木不可雕

離

婁督繩

公輸削墨

守業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也

士農工商

各守其業不可遷也  
如今之柱下石也

不可雜處雜處則其事亂故聖人

必就官府羣萃而州處相良辨其工苦

工堅也苦濫也

權節其

用此其器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高以知以能知器用事相高曰

暮能事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故工之子恒爲工 工用

高曾之規矩文不敗其業 篤在守業 代守其業左

遷業 易業 工賈不變業有四人職無二事抑其淫末以考

成工不勞而能申子弟之學相語以利用高曾之規功有務於化材

業無遷於異物遵代守之文不失其業及日省之際乃多其功世謂之工

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世謂之工傳曰工賈不變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不肯 堂構 考謀技以事上業在其中知工之巧故觀

其器而知禮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日省

月試考校成功也餼廩稍食不作無用之器背竄就功竄惡也無作淫

巧以蕩上心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

罪就於官府注見上門掌以工正傳曰五短為工正主工之官辨其工

苦順霜降之侯雖休百工及月試之時且聞獲辰工依於法爰考

否物勒其名必違賞罰稽其工事周禮公器官器物稽器稽考也同上

月令命有司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效功陳其小大之利器皿之度

無或不良禮獻藝百工僇工僇巧也執技論力奇巧運斤成



風

莊子鄙人聖鍍其鼻若蠅翼使匠石斲去之匠石運斤成風盡聖而鼻不傷

棘猴

燕王好微巧人

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沐猴王請其刺而觀之術人即逃也

楮葉

宋人有為其君為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

葉中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木戲

魯般以木為之而飛

窮妙

極巧

騁巧

嘗巧

禮

雲梯

公輸般造雲梯而攻宋

木牛

諸葛亮造木牛

而木人

師偃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使之舞又作木人以手招王美人王忽殺師偃也

心匠

手澤

目巧

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諫未聞於執藝

巧自見於蕩心

物貴考成器惟致用

苟於功之不審則雖巧而何為

記曰目巧

之室則有與阼

巧者勞而智者憂

大巧若拙

老子創

造歌器

周廟歌器東漢猶在至漢之亂不復存形制遂絕杜預創意造成奏上帝嘉歎之

鴨欄

陸遜伯言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闢鴨欄頗施小巧遊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典用此何爲慮即便毀撤之

孔造作無程

杜元穎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百工造作無

程機巧有思

閻立德父毗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朝之

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

姜確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

馬周疏

曰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與卑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

其家今超受高爵與外廷朝會制度不立

劉蕢策曰百工淫巧繇制

度不立宮內造作

姚珉連詹事節愍太子少失道珉四上書諫其一曰伏見內置作坊諸工技得

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獻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贍其器用韓愈原道篇爲之工以贍其器用大木爲宋細木爲楠構櫨

侏儒椳闌店楔各得其宜以成室屋

者匠氏之功也進學解韓文十二

剗闢朽壞翦焚榛蕪

柳宗元文

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觀

旁縮衣袖間韓文以州縣爲圍

凡工匠以州縣爲圍五人爲火置長一人四月至又

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至正月爲短功唐史百官志

鈿鏤之工教以四

年車輅樂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鏃竹漆屈柳之工半馬冠冕弁幘之工九月唐史百官少府

問工焉取則輿師是供

柳宗元嶺南饗軍記

錦繡官

立宗貴妃楊氏諸姨凡充

錦繡官及治球金  
玉者大抵千人  
則圖畫雕鏤之人  
張玄素上書太子所  
施與者不游手雜色

鏤之人

材木 六

白山有木工則度之  
伐木丁丁  
也  
伐木椅矣  
繩墨

誠陳  
不可欺  
以曲直  
導繩墨而不頗  
楚辭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掄材  
執  
良工  
棄  
物朽木不可雕  
既破我斧  
既缺我斧  
又破我斲

樸斲  
書曰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斲  
審輪轅於曲直  
定鑿柄  
於方圓  
相材

見  
上  
目擊  
傷手  
無枉物性  
不違  
天真  
巨川舟楫  
大履  
棟樑  
山木以不材

見棄

擁腫之材

雕鏤之力

藝有所長

物無不可

抱器

呈材

如因斧

克

終以功成

陽木陰木

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時斬

又令萬民

時新材其曰言順時斬也

不禁

凡邦工入山林而播材不禁不拘其日也

柞氏

柞氏掌攻草木夏日

至今刊陽木而火之冬月至令割陰木而水之

有美

周禮材有美而工有巧

攻木之工

同上

行木

月令季夏樹木方盛乃命有司行山行木無有斬伐為木未堅固

中伐

禮記材不中伐不驚

於市 樹木以時伐焉

禮 几服耜斬季材

季緝也服

草木黃

落然後斧斤入山林

登木

以伐遠揚

隨山刊木

勿翦勿伐

坎坎

丁丁

並伐木聲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絕是斲是遷斲而遷之長木之斃無不標也 木屑竹頭

不棄陶侃士衡在荊州時造舡木屑竹頭悉令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乃以屑布地及桓温

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舡其綜理微密皆此之類也伐社樹晉阮脩字宣子伐社樹或止之

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種材後漢樊重貨殖作器物先種梓木人皆笑

之積歲月皆得而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質巨萬思及鄉閭不斬邱木禮為宮室不斬於邱木注

廣敬鬼神孔伐木豫章張玄素上書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

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齋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山谷連

聲春夏不輟張說疏遷木石運斧斤同州大木裴延齡造神龍

山谷連聲春夏不輟

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  
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  
間今何地近材之良耶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  
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  
即山

求材盤高孕虛

劉禹錫洗心亭記

萬工舉斧以入

柳宗元萬工舉斧以入必

求諸巖崖之歇傾邱壑之紆縈凌嶺岬之杪顛漱泉  
源之塗潛根絃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栢同色  
當

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

李白林立峯嶂

穿雲蔽日渙然自  
撓復就行列渾渾

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阿房長樂未央  
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柳宗元晉問  
取

魏良材

五代羅紹威梁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  
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工立之京師

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  
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

馬羅列而伐

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碌碌稜稜若兵車

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瀾瀾洶洶堯堯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闢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岷梢殺推碎塊比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柳宗元晉問

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

則天皇后武氏薛懷義護作工數萬云

徵般碩之匠下荆陽之材

文粹李華賦徵

般碩之匠下荆陽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磔而登崖鬼擇一榦於干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若神踣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粹雷

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抵於昭回時也山祗効靈波神

作氣爲桴爲筏羽壘鱗萃朝泛江海夕出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同上

膠皮七



白書曰鳥夷皮服 禮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 西方

曰戎被髮衣皮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質猶文也 皮之不

存 膠柱 寢處 州綽指石綽最曰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天官

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 皮革踰歲就久乃可用也獻謂獻其良者於王以入

司裘給用也 遂以式法頒皮革於百工 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供其毳

毛為氈以待邦事 鳳麟膠 東方朔十洲記以鳳背麟角合煎成膠名曰續絃膠 衣

皮袴 馬 干皮 食貨志屠牛羊氣干皮比干乘之家 止濁 阿膠不能止 漆林

地官載師漆林之 漆身 豫讓漆身吞炭 孔贄魚膠 突厥頡利始四年執戎使

者帝亦囚其使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

生兒置膠於掌

西域羌者

生兒置膠於掌朋黨盜權蕭瑀言立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螫膠唐酉陽雜俎善苑國出百

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螫膠勝鳳喙膠也輸皮於太府歲會牲之有亡輸皮於太府唐

史百官志祠部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掖夾之倫

服而持之枝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柳文晉問勁弓折膠杜牧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

弓折膠童馬免乳與之相校諸州市牛皮角以供用唐百官志少府監

白孔六帖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八十四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染一

練二

金冶三

陶四

陶瓦五

土工六

開鑿七

傭賃八

負擔九

春十

債負 十一

契券 十二

乞假 十三

遺物 十四

利 十五

染 一

白厥篚玄纁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詩 遂朱

綠之遂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

謂三宮世婦所獻奠之絲染之以爲君祭服

周禮天官染人掌絲帛凡染春暴練

練其素而暴之

夏纁玄

玄

天地之色

秋染夏

夏五色謂之夏者其所謂色以夏爲式也書曰羽猷夏翟

冬獻功

掌凡染事冬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

湛漬

也丹秫赤粟也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熾炊也染羽所以飾旌及王后之車也 三入爲纁五入

爲緞七入爲緇染纁三入而成又再入深以黑則成緞緞側留反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語曰君子不以紺緞飾又曰緇衣羔裘爾

雅曰三染謂之纁然玄色六入與 月令命有司染絲黼

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

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 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 惡紫之奪 白受采孔掌染

百官志纁染署令一人丞二人掌染錦羅

紗縠綾綉

柳汁染衣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

用汁染子衣兵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

素質隨染

已悲

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

染人歲籍所染綾帛

陳諫強記染人歲籍

所染綾帛尋丈尺寸為簿合

四選香

白樂天飛雲履

染

還少府

杜佑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以練染還少府

輸染材入宮

馬存亮傳敬宗初染署工

張詔與卜者蘇立明善立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馬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詔每輸染

材入宮衛士不可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

以斃茶染

木

李守貞與桑維翰有隙賊平行賞悉以斃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為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

也五

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

代宗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欲以先

天下唐食貨志

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

以根皮

唐六典織染令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採以時月皆

並其時而

脩其職焉

練二

白冬官慌氏

慌音忙

練絲以沵

沵音稅

水漚

漚烏豆反

其絲七日至

地尺暴之

沵水以灰所練子禮反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湑烏禾反暴步禾反

晝暴諸

日夜宿諸井

七日七夜是謂水練宿於井謂懸於井中

練帛

以欄為灰漚烏豆反

淳其

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以木欄之灰漸澤其帛滑澤之器也蜃謂灰也鄭曰淫薄粉令

其帛白也蛤為蜃令東海有之

清灰盞之而揮之

清澄也於灰澄而出盞反令盡揮去其蜃

而沃之

而盞之而宿之更渥淳也

明日沃而盞之

朝更沃至夕盞之又更沃至旦而盞

之上七日而漚絲

吳門曳練

練謂白色此事見山川貨賄部

練緼之具

後漢孔以

練染還少府

杜佑為鹽鐵使以練染還少府

練龍水圖為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

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或釜中雲起蒸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出偽史

練幃為衣

名畫記有

人收張藻畫松石障既死人求之其妻已練為衣唯得兩幅雙松一石存焉傳後世已為名筆也

金冶 三



白攻金之工

周禮

築氏執下齊

多錫爲下齊

冶氏執上齊

少錫爲上

齊

鳧氏爲鍾

栗氏爲量鍛氏爲鑄

桃氏爲劍

金

有六錫

金錫相和之節

凡鑄之狀金與錫墨濁氣竭黃白次之

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可鑄

周禮鑠金以爲器

範金

鑄金爲器

修火之利

案度程

程器小大

良冶之子必學爲

裘鼓鑄鎔鍛

晉嵇康善鍛向秀爲之佐欣然旁若無人宅中柳樹乃激水圍夏月居下鍛鍾

會往省之不與言語鍛自不輟

孔鑿山治銀

權萬紀奏言宣統部中可鑿山治銀歲取數百萬帝

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栢靈耶斥使還第久之

冶

金為備

文懿公主葬治金為備  
備恆寶干計寶墓中

鼓鑄

韋倫楊國忠署為鑄  
錢內作使判官國忠

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董扶苛嚴愈無功  
倫請率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由是役用減鼓鑄多矣

銅冶

李聽為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  
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

鐵爐步

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嘗有鍛鐵者  
居其人去其爐毀者不知年矣柳宗元

大鹵

之金棠谿之工

火化水淬器備  
以充同上晉問

掌冶署令一人丞二人

掌範鎔金銀銅鐵及塗飾琉璃玉作  
銅鐵人得林而官收以稅百官志

邊州不置鐵冶器

所須皆  
官供

凡諸冶成器上數于少府監

然後供之  
並同上

冶家子

復祖之舊

武王既伐商有泣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  
家孫也數十年之間載易其鎔範矣吾始鑄

田器歲東作必大售商賦重乘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武王聞之於是包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陸龜蒙

陶四

白埴埴以爲器

陶器必良

凝土以爲器

周禮

搏埴之

工二

搏拍也埴黏土也

凡陶旒之事髻髻薛暴不入市

髻音刮髻損傷也薛

音破裂也暴不堅也四者爲其不任用不入於市也

陶人

爲甌甌甬庾穀冬官考工記云

合土

禮範

金合土謂陶器也

案度程

程大

有虞氏尚陶

貴質也

舜陶於河濱

器不苦窳

史記窳  
濫也

土化

鑿坏孔甄官

百官志甄官署  
令掌琢石陶土

之事  
土乎質陶乎成器

韓愈瘞  
硯文

藝精埏埴制合規模

稟至  
德之

陶蒸自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  
瓦釜之鳴是猶土錮之德柳宗元進磁器狀

陶埴于

水涯

湘妃  
廟碑

陶土以埴

亦在署側人無  
勞力雲陵亭記

土宜陶旋

故侯若  
以壯劉

禹錫連州  
刺史廳記

不則毀

文粹陳黜禹誥陶者土之器  
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

埏泥範

埴

李珣牛僧孺  
碑埏泥範埴

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

而焚

韋丹為江南觀察使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  
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

為估不取贏利人能為屋  
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

陶固收盆甃

韓愈  
聯句

陶甄梓匠

之工

柳宗元與呂恭書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

知舜之陶器不苦

窳為信

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同上與楊誨之

陶瓦

五 陶器附

白弄瓦

詩乃生女子戴弄之瓦

運甃

晉陶侃為廣州每於齋中毀運甃婢力反侃字士衡

方瓦合

駕鴛瓦

瓦合之衆

有虞氏瓦棺

瓴甃

建瓴

挈瓶

瓶之罄矣

維憂之耻

甃

易曰井谷射鮒甃敝漏

又

禮曰甃臚

又

漢陰丈人抱甃出汲灌園

又

晉畢卓入比舍即甃間盜飲又羊雅冬釀酒令人抱甃取煖

甃

禮周

陶人為甃實二補厚半寸唇寸底七孔穿之

墜地不顧

後漢孟敏字叔達負甃行墜地敏不顧郭

林宗見而問之對曰甌已破視之何紀甌傳齊賓媚人

益林宗奇其言勸學問三府辟不就賂晉師以紀

甌甌無底甌也記曰及良日又司馬遷書曰載又莊

賓媚人國佐也夫人縲三盆又盆何以望天又子

喪妻箕踞鼓盆而歌鼓缶叩髻髻薛暴不入市見陶孔教作宗室

嶺南節度使教民作陶瓦變屋瓦王仲舒徒蘇州隄教民陶瓦楊於

為嶺南節度使教民陶松江爲路變屋瓦無陶瓦西棧拂菻無陶瓦屑聚

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白石墜屋堅潤如玉聚

瓦材於場始教民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盥濯陶

瓦韓文聖德詩陶埴于水涯迺桴迺載柳宗元桴木負埴載

流於江上同陶甌甌終南山祠堂碑

土工六

計料 順時  
不時 勞苦

白小人勞力屬役 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為力不同科

言力役之事 輕重有等 勤恤其人事 充役力敵 興事 任力

愛人為大 毆以就役 任役 服勤 斲勞 永逸 官

庀役徒 勤而不怨 荒度土功 書曰荒大也 形民力

順天 凡啓塞從時 門戶道路謂之啓城郭墻壑謂之塞 皆啓閉之急不可一日闕墮壞時而

理之 靈臺經始 子來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亟急也衆人自

以子義樂 施舍 舍勞 弛力 息程 築之登登 用力 百堵皆 來而為之 役傳

作 雖用千夫之役

終資一

家一人

周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

美唯田與追

比居

周禮職政

巡役

方役之事則

人徒

後

三日

禮曰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郭

築者

客土疏惡

成詔言解萬年作昌

匪五年未成客上疏惡言取他處土為客土

說築傅巖之野

土國城漕

後

工於國也詩

土事無作

月

地氣沮洳

謂發天地之房

役事

所役

巡功

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計料令尹遠艾獵城沂量功命田分財

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功議遠邇略基趾具猴糧事三

旬而成不愆于素

不失本計之期遠艾獵孫叔敖也

士彌牟營城周計



丈數

城之丈數

揣高卑

揣度也

刃溝洫

刃度也

物土宜議遠邇

物幾

物相也相取人功土遠邇之期

量事有期

知幾時畢

計徒庸

用幾人工

慮材用

計所

屬賦丈

城之尺度

十月庚寅裁

裁設版築

量力人不告勞

事無愆素

揆

日稽其功事順時時以作事

悅以使

夫土功龍見畢務戒

事

龍見九日農務畢始戒以土工之事

火見而致用

致築作之物也

水昏正而裁

十一月也樹版幹而興作

日至于畢

日南至微陽作動故土工息也

欲無犯時傳曰

城諸及防時也月令孟冬可以築城郭造宮室興事

任力用人必順

順天時也

得其時制

順作時事以道使人

禮冬築郎圃書事時也

雖未及時而農事畢可  
以成故曰書事時也

功惟勿

亟

人則  
忘憂

不時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速成勦人

季平  
子欲

城郎圃孫昭子曰焉  
得速成具以勦民

奸時以動言時則妨民多矣

作事不時

則怨讟  
動於人

月令孟春無聚大眾無置城郭

妨農  
事也

孟夏無起土功不可以動衆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

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歌曰澤門之

哲實興我役

國父白而  
居澤門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而  
居邑中

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君爲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

子罕分  
謗也

勿亟

不  
時使人

以道

則周  
告勞

作事不時

必聞  
胥怨

梁好土功

罷人  
以漬

宋妨農事

築  
者

用  
詎時使

日  
敵

苟乖龍見之期

見上  
注

則起人疲之怨

徵怨

勞苦問其勞苦

事不愆素人不堪命

梁伯好土

功亟城而弗處人罷而不堪

民不罷勞

役徒幾盡

敢憚劬勞

庶人疲敝

胡轉予于恤不敢告勞

莫知我勩

勩勞  
也

民力凋盡

怨讟竝作

人亦勞止哀

我瘁人

亦可  
息也

慘慘劬勞

斬艾民力

日敝人力不堪

事充力竭恤隱恤勞勞力息肩夏王率遏衆力通絕也梁亡不

書其主自取之也以梁伯好土功故也勦人勞人雖有形人之力而

無醉飽之心形人之力而使之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盍思凋敝散憚勤勞請解

吾人之愠無興代後之禮以爲草芥苟不恤於人疲雖有金湯亦何憂於

爛魚荒度土功斬艾人力辱在泥塗保其筋力役夫築者老者之事禮曰

凡使人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事勤人怨勦人實難無城猶可人勤於力則

功築罕穀梁傳孔躬護役作竇懷貞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族

弟維濬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非憂計校瓦木雜厠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

物恤人所急

韓思復帝作景龍觀思復諫曰禍難初  
錡土木遽興非憂物恤人所急不見省

辛

替否䟽

營寺造觀日繼于時道路流言計用緡錢百餘  
萬陛下知倉有幾歲儲庫有幾歲帛百姓何所

活三邊何所輸民  
散兵亂職此由也

又曰

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宗晉卿  
勸為第宅趙履溫勸為園亭工

徒未息義兵交馳亭不得遊宅不得息陛下  
所見也今茲二觀得無晉卿之徒陰勸為之

又䟽

今大  
起寺

舍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足以給棟梁運土塞路不足  
以充墻壁誇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寮鉅口四海傷心見

唐帝作飛仙宮

魏徵䟽曰隋煬帝惟宮  
室臺榭是飾徭役無時

費鉅百萬

姚崇  
曰武

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  
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

窮人力以事工

盧  
藏

用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䟽諫曰陛下離宮別觀  
固多矣又窮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

人而奉 **馬周疏曰**

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

何則今營爲者多

**拊怨天下**

封德彝楊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創鴻侈宮成

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拊怨天下

**白衣上書**

高郢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

曰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酷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

**土木並起日課萬工**

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榜笞愁痛盈

於道路以此望

**營治不時畢奪廩**

韋溫太和五年太廟室漏請詔宗正將作

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

**王璵**

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

王堪奪其廩自教中人葺之溫諫  
臺大地薄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三皇中古伏羲女媧  
等各爲堂室給百戶掃除又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

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飢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尹思貞授將作大匠僕射盧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

土木是興

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護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

士令不可事公輦材瓦薛廷老為右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閭論奏元

輦材瓦

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問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

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高季輔上

高季輔上

五事

以謂陛下身幸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

其財毋使殫惜怨結三靈謗蒙四海李嶠上書曰今又其力毋使弊崇作寺觀功費浩

廣今山東歲飢糶糶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棟楹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怨結三靈謗蒙四海

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孰之破缺者赤白之

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

無侈前人韓文滕王閣記

匠者度材以捐衆

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枝

劉禹錫修寺記

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

之墨之鑿柄枝梧載暨載塗黠烏凌虛

許州文宣王廟碑

鏟崖

埋卑驅石剪棘

李白趙公亭頌

以門以墉乃棟乃宇

同上

匠生於

心隨指如化

開山剪木役以私屬劉禹錫別集

開鑿七



白經啓

大道

遠績

劉子謂趙孟曰美哉禹功吾子盍遠績禹功而庀人乎

荒度土功

荒大也

受賜

民到于今受其賜

暫勞

永逸

溥哉

之利

遠矣

禹功

開物

之智

成

功

禹成厥功遠矣

濟時之功

役不告勞

事無愆素

量功戒事命曰

庀徒人可樂成難與慮始

智能慮遠

愚可樂成

苟未偃功

豈無胥怨

隨山刊木孔鑿石通車

吐蕃傳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

鑿道趣城

西域康居東有婉庫川度磧行二百里得泥壤城在大澤中地墊如蘆茨荒茂行者鑿道

趣城通于園

鑿翠

擊翠開戶牖杜甫九成宮

疏鑿就欹斜

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崇門

詩鑿石爲月河

天寶中以三門河道險阨漕運阻難乃令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備湍急名曰

月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之患天下稱之  
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  
六丈皆鑿石得古鐵錘上有平陸兩字改爲平陸縣旌其事也出開元記

鑿山冶銀

權萬紀奏宣饒

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曰鑿門導伊

兩阜屏開李庾

賦鑿石作鼓墮嵯峨

韓文

鑿八節灘

白居易

鑿敗灘石

以平贛梗

韓文路  
公碑

### 傭賃八

白間人轉移執事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閒人謂無業

者轉移爲人執事  
閒人若今之傭人  
僕賃  
傳申鮮虞  
移用其人  
轉相助  
揆

以時日

計其功用

計傭

日廢事

保司馬相如於臨邛市

如衣犢鼻與傭保相雜作滌器注傭人之可保傭者也

傭耕

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較耕於隴上而歎

不取直

魏焦先自作一蝸舍淨埽其中呻吟獨卧飢則爲人庸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

傭書

吳闕

澤貧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徧

賣傭

彭城爲家人時窮困賣傭於齊爲酒家保也

僦賃

鄭當時字莊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亦屈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僦賃夕逋負以此陷罪

貶爲庶人注僦賃受雇賃而載運也

孔寫書取傭

王紹宗少

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傭自給凡三十年傭足給一月即止不取傭人雖厚償輒拒不受

御

史不償

李奮母者失其氏奮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暨也又問車庸

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毋怒教歸餘米償其傭因切責畜

自傭

王琚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

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

雜傭保

王方翼母李爲主所斥居鳳皇墅方翼尚幼雜傭保

執苦不弃日墾田植桑治林垠墜完墻屋燎松丸墨爲富家

卜祝傭保

張玄素傳卜祝傭保量能

並用

### 負擔九

白負也者小人之事弛於負擔

齊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弛於負擔君之

惠也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

息肩

鄭請息肩於晉注以負擔喻也

荷篠

遇丈人以杖荷

篠劉毅家無億石之儲一擲百萬

億石

負薪之憂

擔人之爵

未能

負薪孔班白負戴

李予通居鄉見班白負戴必代之

負取不勝

李密民食興洛

倉者給受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

零落艱難

韋蘇州白沙亭逢吳叟歌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

難却負樵

刈熟擔肩頽

韓文城南聯句

擔贓負賄

舊唐史盧懷慎時政號擔贓負賄僥

倖或即蒙升

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負則人代畜

唐史王求

禮疏

春十 礎附

白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

周禮地官春人掌米物

物非一米

祭祀供粢盛之

美賓客供牢禮之米

可成筐筥者也

凡享祀米

享有食米則享禮兼宴與食也

不相

鄰有喪

賜

晉衛瓘爲太子少傅詔賜田

園水碓

辭不受意儉約耳

守

魏舒陽元少遲

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不介意

封水碓

劉頌爲京兆太守洲漢二水有公主碓二十餘區所

在塞流水輒爲侵害上表封諸水碓獲便利也

衣赭舂於市

漢申公白公

斗粟

漢文殺淮

南王人歌曰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賃舂

梁鴻使其妻舉案齊眉事

定交杵臼之

間

漢公沙穆奏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爲傭爲吳佑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杵臼之間

連機

傅暢晉諸

公贊曰杜預元凱作連機水碓由此洛下穀米豐賤

水磴

石崇臨刑有簿閱崇財物有水磴三十餘區

馬磨

蜀志許靜爲許劭排擯不得齒序以馬磨自給

既搖迴蟻之輪還破鳴鳩

之麥

舊判

洛陽董德之磴

同上

磨賦

諸葛恪別傳孫權享蜀使費禕食湯餅索筆作

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蟻行磨上

抱朴子天圓如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天牽之西沒譬如蟻行磨

上磨左旋蟻右去磨疾蟻不得隨磨左回孔競碾磴

李元紘為雍州司戶叅軍時太平公主勢振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春市戚姬

髡髮入春市萬古共悲辛李白中山妾歌作婢春黃糜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杜牧杜秋娘詩

宿春北距澧浦資宿春而可行劉禹錫杜司徒書水春雲母碓李白鄰女夜

春寒李白野碓杜甫雨詩紫麻臨野碓半熟搗香杭村春雨外急同上落杵

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同上粟不暇春陸宣公奏議論長史增戶

債負十一

賒貸附

白周禮凡有債者判書以治則聽

謂出債之息判書舉債之契書也失則治

之 又曰凡屬債者以其地轉而聽其辭

屬債轉債使人歸之而本主死

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比近能為證者乃受其辭而治之也

傳曰已債

已止也

債棄通債也

漢晁錯曰急政暴賦有者半賈而買無者取倍

稱之息

稱舉息利也倍利而舉債

又曰故有鬻子孫賣田宅以償債

也 稱息

漢書商賈大者稱貯息少者坐列販賣注稱舉也

十倍之利

貨殖志吳楚兵

起長安列侯行從軍齊貸子家以關東勝敗未決莫肯與之惟母鹽氏出千金貸之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



歲中息十倍注行者須糧

折券

馮

棄債

高祖從王媪氏武負貫酒歲竟

二家嘗棄債

周禮聽稱債以別傳

傳別券書也見下門注中

周禮賒者祭

祀旬日喪紀三月國服爲之息

以其國之所出爲息利也

貸粟

莊子

於監舍債

晉王長文德殿太康中開倉賑貸長文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之上州刺史徐幹舍之也

求假不稱

曹洪家富而恠魯文帝少時求之假不稱常恨之後因事而免官爵

敵國貸粟

趙大夫種曰臣觀吳政驕矣請試之貸

孔債帥

高瑀領忠武節

度使自大歷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鉅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推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瑤有命士相告曰負逋

許孟容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負逋饋送當免

免負博數十萬

來俊臣父操博徒也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

娠而生俊

柳人以男女質錢

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

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柳宗元本傳

里無逋家

柳仲郢每早潦

必貸匱益負里無逋家

負五坊息錢

裴度傳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亡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息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棰提質不承又獲盧大夫通券捕盧坦家客債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調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悅及諫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鄆帝曰姑議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由是京師澄肅

三倍取償

穆宗皇后蕭氏閩人也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

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  
壻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  
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廊坊始節度自神策  
出者舉軍爲辨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  
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負息錢數百萬或勸治居產李  
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守禮曰宣天子  
兄無  
葬耶

### 契券 十二

白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債以傳別

稱債  
貸債

也傳別券書也聽訟債者以券書責次之  
傳著約束之文書別有兩家各得一也

六曰聽取與

以書契

書契與受  
人之要也

七曰聽買賣以質劑書市之平價

謂

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令之券書也

交易而退 作法示信

俾人不爭

結信止訟

周禮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大市小市

周禮質人凡買

債者質劑馬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注云質長券劑短券債賣也

兩劑

由質要

由用也質要契

券也 傳云 執右契

禮曰獻粟者執右契

謀始不明

訟之所生由契之不明也

有德司

契出老判書

舉債之券書

真債

真定約言

保人

周禮立券

為保使之相保

必由質要

以息訟端

伏羲始造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周禮司會

掌左

書契

舉契

王叔氏不

聖人執左契

左契

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為又云左陽也心藏陽也

焚削

後漢樊重假人間責令人焚削文契 前

定折券

高祖事具債負門注

徵辭利有爭端

信為言要

書致

獻田

宅者

代結繩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孔焚券

羅讓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為官

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

出券貸直

盧羣遷鄭滑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

羣代節度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

以券上進

五代常思廣順三年

從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州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券

詔宋州悉

金券

范君璋奔突厥陷馬邑其部皆中國人

祖遣鴈門人

書契以質浮僞

韓文劈木契分受之

元善賜金券  
山陷東京授河南節度使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受之遂以

巨兼統領 **李崧** 第 為晉宰相契丹犯闕從寇北行留守

南節度使 鎮州漢高祖入汴以崧之第賜蘇逢

乞假十三

白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無彊句 乞句

袁紹書曰曹操父嵩乞句樵養

禮內外不通

乞假

別嫌

疑也 又云乞假於人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量其可 假蓋

夫子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借人 有馬者借人乘之

假羽毛而不歸

火假

而不歸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假不反

矣假道 璧假許田乞食

重耳過衛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 乞醯孰謂

高直或乞醯馬乞諸其鄰而與之

乞糧

吳申叔時乞糧於公孫有山有山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

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勿虛其請

得之不貴孔

從民借狗

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迴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爲害

假鹽麴

韓全誨傳

始張滂判度支賜復恭以軍資乏奏假鹽麴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

羸服丐人間

膠東郡王

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使于鄆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間或採山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即

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弄以待

若稼而穀

園而蔬不丐買而有也柳宗元

貸借更何患

韓愈詩謂言安堵復貸借更何患

乞丐酒食

文粹李商隱齊魯二生劉义穿屐破衣隨尋常人乞

丐酒食

乞丐凍餒

元結時議吾州里有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令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

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

執契擔囊

陸宣公奏議斂獲始

單糶糧已空執契

丐貸

文粹陸龜蒙論文書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

不相假

借

高士廉進益州都督長史蜀人雖昆弟不相假借士廉為設條教翁然為變

乞食歌姬院

韓熙載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妓樂迨百數人日與荒

樂茂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則散為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為喜既而曰不能給遂弊衣屣作替者持

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足日膳江南野史

民行乞食者屬路

唐史食貨

志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糶耗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

乞米煩佳客

杜甫詩

丐食



取給李揆元載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流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收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  
六年載誅始持鉢乞食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  
拜睦州刺史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  
染

遺物十四

餘具農部  
据拾門中

白周禮凡得獲財貨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

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人私之

委于朝十日待來識之  
者也人民謂別人奴隸

也若今時得遺物六畜也舉之  
沒入官大者入公小者入私也路不拾遺 義然後取

苟得遺金

列女傳羊子得遺金一餅妻讓之曰妾  
聞君子不以利汚行羊子慙而棄之 亡

弓

著簪

少原婦人亡之

墜屨

昭王

管寧錢孔夜發遺袍

張允濟為武陵

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里乃寤令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

遺簪屨

王藹祖二

踈圖記有避席而遺簪屨者

利十五

禁利兼并附

白以利得人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六曰以利得人注云為政之利賈而欲贏而

鄙乎

好利

惡器

專利自封

蘊利生孽

不為利回

小人

喻於利

因人之利而利之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罕

言利趨利之人如水走下

晁錯言云

禁利公無禁利

謂不

與人共也 周禮凶年荒政則舍利無禁奪人專利 錮齊人

之利國禁

野禁厲禁

謂山野之林也

有司教導

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

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禮 與人同利

禮無盡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人言不與人爭利也

禁彼

山林苟以利之爲利

嚴其厲禁豈曰仁而愛人

地林

邦禁衆庶所資

是示人知禁

作法於貪

公不害私

義惟和利爲邦以禮材則有餘

作法於貪 物既阜蕃

國寧之用

將思佐賦

曾不

文王之圃與

人共之

與衆共之

禮不獨有

道存利物

政在養民

因人所利而

利之

不亦惠而不費

兼并

取貪富中事用

禮曰君子不盡利以遺人

不與人爭利

專利

封

禮記孟獻子曰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 畜馬乘之家不察雞豚

為兼利也

國有四人業唯區別

職無貳事

利不兼并侵冒

盈幅利

晏子曰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

利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

蒲

與人爭利此不仁之一也

商工阜隸不得遷業

商農不移工賈

不變

守常業也

禁二業

後漢時禁二業劉毅伯興上書邦國以官禁二業至使敗者不得魚令江

濱海湖郡人資漁採且以閏月無闌二業

食祿者不爭利

公儀休為魯相食茹羹拔園葵而去

之見家織布遂逐妻焚機曰欲令  
農夫女工安其所用而售其貨乎  
任不得販賣漢張禹上疏欲

令諸曹侍中已上無得貶  
責犯者請免官及削爵  
孔權萬紀帝讓曰以利規言我見金冶門

利崔羣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  
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  
世訾其嗜利苑

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  
冕顧視喜見顏間世訾其嗜利  
杓鑿萬端高適出為蜀彭二州刺史

始上皇東還分劍南有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  
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

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  
瀕邊諸域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

猶不能舉今列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  
川不得叅也嘉陵北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痂未平耕

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  
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

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衲罄萬端窮朝底夕干按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秩而遁逃益滋

**劉晏四利**

劉晏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

至可減徭賦半為一利東郡凋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洛邑廩漸可還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道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車舟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為四利

**誘人**

陸贄奏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

**責臣**

**以利**

裴諝拜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

有所思帝曰何耶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為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趣小利

陸贄奏利為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趣小利

昧遠 德宗晚喜聚財

李珣帝又語貞元初政誠善珣曰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市恩

吏得賦外求索此其弊也

言財利

房琯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揚國忠聚斂

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

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

卿惡琦可也何所利可通而不可竭

宇文融等贊夫民取財琯不得對

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

走絲毫之利

書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

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

哉韓 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

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

攘卻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言隱戶剩田以中主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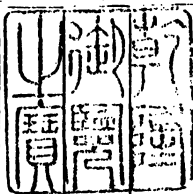
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

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  
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 裴

寃明彊嗜利不知大體本贊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

於名則貪暴滋煽唐史薛登疏蕭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奸

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唐史本贊



白孔六帖卷八十四